書名	魏書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陸拾至陸拾式（總卷魏書柒拾式至柒拾肆）
葉數	陸拾捌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　廣壹寸陸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魏書幾魏列幾魏書傳幾魏列傳幾魏書幾魏書列幾魏書列傳幾卷不一律（間魚尾有橫線）下標字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橫線）下記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間有水痕蟲蛀墨筆補字
覆查加注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弐拾壹日

（第弐拾弐冊）共肆拾冊

列傳第六十

陽尼　李叔虎　房亮　潘永基　朱元旭　賈思伯　路恃慶　曹世表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養佛道宜在史録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令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鶴

鳴鶴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
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
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
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
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閭門不關世事
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
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別加驃騎車將
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
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
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撝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左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誅竄
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澡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儁爽不拘小節少任俠
好劒客弟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朱王劉昶征
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
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
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
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稍遷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
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勰
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
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
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
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勑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充鎮將萬貳望風
逃走勑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
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寺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万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政教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聲貢徭省儉寬薄賦斂脩學官導崖音章典禮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慰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禪封禪之禮襲軒轅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制高祖殷勤之寄上
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茂哉臣位卑
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讜言伏願陛
下留神少垂宪察初世宗委任君孚下不甚親覽
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
事文成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後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
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神尉王顯起宅

歸成集寮屬鄉舊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
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
日又謂固曰吾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
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職貢
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
寧有溢臣豈不戒哉願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
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朱泰免固官既無
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爭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茅於河陽建
旬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
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損弼兮乃殖根於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
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
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
何身輕而任重兮曜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
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
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鼫鼠之相承兮
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
人或垂綸於渭濵兮有蓍龜於傅巖旣應緜而
赴北兮作殷周之元龜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
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捐軀有瞿馬而赴會
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紛辛而萇亡兮亥豕田而
曹盛鮑投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莞門
而誕聖兮終天隲而不敷衛泯軀於廿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釋皇舜之法意兮見蓼柔之先士
練疑枉於怨獄兮寧子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斃於陋巷兮蘊六藝於遂廬勃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
并紛回平而綿結兮真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銷骨兮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
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且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
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鳥遺卵而孕殷鳥藉冰
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曜兮季

潛鼈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予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闕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測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詔龜圍據胎而為巨兮友發又而自
相風吹鴟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被贏縮之
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宴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享子識

夏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妘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蠕蟄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脩之鮌殛死
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以愚蹇爲
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
爲無益兮晁鄧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慰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稱之被戮兮吳戴嘉於北冥兮脫羈欽四皓之
商山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付鉞而先鋒兮光安車
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
筵兮始拂龜而整策蓍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忠益龜發兆以旌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
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
華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壑而晨裝揖許公於
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高華之嶷嶷兮睎恒
碣之磳磳陵江湖之駭浪兮舁鼈黿之瑰瑋浮滄波而偃足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琳琅浮滄波而偃足
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
二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
於荊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飇而上驤兮窮
深谷而下馳泓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
乘閶風之峻坂兮覬王母於崦嵫舁瑶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冥探採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一珂戚攜羽民而遠遊兮
睹窒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冥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淳深兮躡不周之嶮巇貫

瓊蕊兮以爲粮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
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
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
而九變兮耽廣樂而亡憂志歸忽忘移兮志駭兮
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旆兮逶迤兮御回風之
建雲旗之委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
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簪翳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
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
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鵕鳩覩三韓之纍纍兮
見古服之倏倏瞻雒嵩之巍巍兮貢捴天之啾
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懶懶而綿綿伊五嶽之
逶迤兮何四海之消消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王髓
而充渴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五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癡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衡兮馬依依於跱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鈞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歡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籀六籍
於羣書禁叛德以制情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浩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助
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
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篇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恩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讒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閒司怠言必從矣朋黨嘖嘖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
汝詭言番番編編讒言側入君子好詭如
[illegible]

致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識之徒或智或愚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費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詒詖兮人
之毒螫兮剌促昔粟周顧聖序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宴飲亦有詖其行有佞其

音遽蔭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不如之何習習宰
話譖譖無極梁冀貪淺識伊戾息天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聚蚩刀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階爽其德豈徒亟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矣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
矣及是不思維塵及矣

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
勑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
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平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
画陳佳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感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辭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秉政朝野震慄懌諸子及門生吏睿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喪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檄捶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責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襲福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勤
轉輔國將軍住城王澄之圖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充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哀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鎬京辟雍盖辟雍畫畫在
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
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
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
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
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飡九六之數九室
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
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陰陽氣數若無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
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嘗考工記雖是
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
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
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
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
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左个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堂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獻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頠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恩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恩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恩伯少雖明經從宦嚴峻未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塗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恩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恩伯曰衰至便憍何當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侯射詮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纏綿
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又
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
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
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
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榮陵縣開國男邑二百
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
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
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
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
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
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
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
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

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
韶操業登時蒙贈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博士逯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敬虎勃海脩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麚中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
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
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
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卒國中正攝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
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
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
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大常
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
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曹光禄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
北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慎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
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
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劉雅士行還
以疾除北海内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
之養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
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
博士使詣長安冊拜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
郎賜爵脩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望既不博涉羣書襲爵爲
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傳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館陶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顯俱知名爲鄉閭所稱栝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爲散騎侍郎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事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恣情憲臺無所糾劾恃慶苦言忤旨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

特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轉右
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
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錄事
參軍
子祖遷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
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所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肇五霸一朝不必異兵咨能剋定有
陽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唯掌可清失其人也二何
方為戰地何者動之其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寔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責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衝杯躍馬志逸
氣浮辭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銃彊壯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羌貴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蔽蔓戰
之虜欲令一不敢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若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募之輕金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
損耗莽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生於多果使
德可感義天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否心樓徒簡卒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去疑既設辯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
勃逆之豎豈異振蕭灰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
沖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禧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是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
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隨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青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吏安之時濮州刺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
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
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委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
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
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
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
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
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穀關驛使不通
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
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鄉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三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
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泌阿六正鎮戍送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憲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諡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武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尋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粮
儲從春至冬力窮糧盡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領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黃巾衍將曹世宗焉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令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太樂陵人也祖霸員君未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濫涉子史開
解兄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
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
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粮乃踰
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
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衆風彩
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裴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奚康生 魏書七十三

崔延伯 楊大眼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
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
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
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
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舡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遺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王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圖滑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賛儀而請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令攻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防邊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為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逆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關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之武乃田並射猶
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
今之長箭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又薦爾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
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
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
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徐州又假宋黑
徐州刺史領衆二万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
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
溱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屈爲鄉史所
劾削除官爵尋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
明戍於郁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素大小素面勅曰
果若果如朕心棄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
復叛時楊州刺史馬仙琕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未行遭父憂
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廣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万邪趣絲竹至龍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過
疾並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义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右衛領左右與子難聚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义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踏
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縁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君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書簾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忠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逐爲又所執縶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今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冀處分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冀拜辭又康

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過奔走赴市時已昏閽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賞食典御冀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佞剛子壻得侍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高三層先死忽夢山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山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劍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鬣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
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
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
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
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賓佐
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肅衍遣
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万次于樊雍招
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
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
軍曹敬邕虫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
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
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竊據
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
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
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並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藩鎮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寅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摧勇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瘦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荊沔之間有童兒帝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為荆州刺史常縛菅為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吏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性慕古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
作隸書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
既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既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既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既
生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斛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斛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荊人畏斛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為綠帥遊軍帶濮陽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蒞任清簡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輻兩兩接對採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不敢宜實水商臣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短見願聖慈賜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汝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駟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大生所擒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薛寶寅討之寶寅與
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寅日集諸
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言賊新制勝難與爭鋒
寶寅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擁戎出討便
是安危所繫每言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
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
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
水列陳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衆於水東岸原
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
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耀懦之徐而還退賊以
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
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
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
非羌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勤衆而出寶寅
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卒晉亟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
乃走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
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方
衛將軍於時乃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悉掠涇州
先是盧祖遷伊兌生數將等皆以元忠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
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寧
里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

大衆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貪勝遂唱議先
驅伐本別造大排内爲鑽柱教習彊兵負而趨
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
至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
持文書二台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
實遂恐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
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衆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衆衆獨出龔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未路功名尤重時太寇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懼焉贈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
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壤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子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劉吏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
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民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刻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壄更

遷徙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同而
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
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民酋長代勤世祖敬
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
除立義將軍曾園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
代勤仍令挾箭音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
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尚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樂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
百匹以為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
冀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贍嘗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不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卿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奚毋眷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晝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公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皃幼而神機明決又長好尉彌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便為所在高出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榮龍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家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討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崙

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寇軍將軍
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
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
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迭相掎角榮率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
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
為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
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
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汲郡前爵聽賜第二子
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袁肅慶賞畏惡之閉城
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
慶賞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
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
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
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加
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
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
州詔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儀進
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
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
出援相州京師影響翼斬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
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鳥來勁寶寅受擒醜奴明
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隴載寧費穆虎旅
前鋒姚纂鄘陰繼往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
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
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令關西
蜂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
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
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
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
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
相部嚴加警備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
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剥俯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念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慮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恠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黃醜奴勢

逼雍葛榮就德遷陵河海楚兵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闚覦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使臣之計隨親戚
之談舉藩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
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録臣至款聽臣
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斗德聲副瑕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忠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嘗奉之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濟渡以赴之榮軍將
士咸稱万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
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
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
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
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
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髭等
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
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
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
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
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
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
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且今爾運已移天
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
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
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父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
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卿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
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
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
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懼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
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
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
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徃責以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
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事貫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叩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殷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大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誠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
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
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余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万衆一朝散盡
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元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

以有華賛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嚻周殊世之
班載集況道寻源積石龍裒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
攀業抗高大之權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立侯
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
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
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
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
諸軍事增邑一万戶通前三万餘官悉如故初
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壜遂令軍士列圖大
猷有雙兔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繞之而誓之
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
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
兔磿榮將戰之夜夢人從空而降索千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
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
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
先二帝系化穆三五方王歷昭日月惟休金鼎所共乾

神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盛亂九宮失紀朝野塗炭撫鷹揚之士女嗟解逆賊杜周虐政劉燕代妖寇萬榮假鑒魏朔南父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未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審知來義理先動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能龍驤競逐虎豹爭先軒着南溟搏風北極氣震休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震膽齊莒側聽而喪膽信義之業豈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冀之功桓文崇赫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名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
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莭菫爾衍乃立爲魏
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
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
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
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
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
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
分與駕於是南趣滎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

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
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
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舡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舡數艘求爲鄉道導榮乃令
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手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
陳搖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篡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揔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抹馬異北厲公晉陽佇龍顏而振晚想日角以
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
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
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
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
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臣王室鴻勳巨
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絶於比況非常
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
古無聞今負荷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
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逼逐
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
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
天光又擒王慶雲乃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

下大難便以盡至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禽脅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肩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動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
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荆悉擁生蠻比塡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戶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並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爲左右伺榮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
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
使入京雖復微喪朝貴之莫不傾靡及至關
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先人
爲何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
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
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曰月滋甚於是莊帝密右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詣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
莊帝又畏亞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曰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
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
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
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
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
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
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
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
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
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
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
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可
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
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
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埒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倫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
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
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彝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實也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
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
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
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恵

叉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
為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
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
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干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搆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目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劉騊駼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卑舉公道盡亡遐愆慣矣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晏崩民怨神怒遂有臣頵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感忿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祐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莭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

甦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
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
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
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
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
向使榮無蘧蒢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
又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通
致訛於韓王也